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李炎

榕村語録卷二十九

大學士李光地撰

詩文一

古文詩想皆起自臯陶臯陶謨是自作一篇文字明良之歌亦自臯陶始

韓文公一肚皮好道理恰宜於文發之杜工部一肚皮好性情恰宜於詩發之所以各登峯造極

詩文各人都有壓卷韓文如原道佛骨表與孟尚書書
之類杜詩如北征詠懷壯遊之類
山谷元章書後代並稱而兩人各相詆訾山谷服東坡
文與書而謂其詩不古然所自為亦未見其能古也
元章以山谷書撑手拄脚其詩亦然大約是雕刻字
句故致如此要到意足氣足纔好柳文尚不能到此
倫云王荆公亦有此病曰荆公東坡還不可以此論
又當論其意荆公取意澀東坡取意溜澀與溜皆有

病惟理足意足而氣亦足澀不得溜不得多一些不得少一些不得斯為至矣班馬之文曹杜之詩是也文章與氣運相關一毫不爽唐憲宗有幾年太平便有韓柳李習之諸人宋真仁間便生歐曾王蘇明代之治只推成弘而時文之好無過此時者至萬歷壬辰後便氣調促急又其後則鬼怪百出矣某嘗有一譬春夏秋冬氣候之小者也治亂興亡氣運之大者也蟲鳥草木至微細矣然春氣一到禽鳥便能懐我好

音聲皆和悅秋氣一到蛩吟蟲響淒涼哀厲至草木之榮落尤顯而易見者況人為萬物之靈豈反不與氣運相關所以一番太平文章天然自變如戰國文字都是一團詐偽不知何以至漢便出賈董馬班至唐詩之變六朝宋文之變五代皆然若周程之道學韓柳之文李杜之詩皆是中興時起力量甚大總之其人在廟堂者即關氣運至孤另的便不相干如晚秋之菊寒冬之松栢不關氣候是其物性如大亂之

時忽然生一聖賢乃天以此度下一個種子恐怕斷了的意思

如今人學詩文動說歐公白傅二公的詩體文體學不得天才學問都比不得他只是學他平調他都是讀破萬卷書就是音節之間如何能到得他地位

詩文須常做當其做時何嘗不得意過幾時又覺得不好便是進益然得意一層亦不可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只發憤而無樂亦太辛苦一番發憤一番樂

循環不已便會到極處

詩文從生做到熟從熟又做到生後來讀去覺得像不順便是有工夫

詩文鄙俚固不好太文又不像文字之始都是古人說話有意要文便不是

詩文用雪白字隨便字都不妨總要切合切合便有情景有情景便有生氣詩中字又不是以全然貼實爲切合不甚貼而卻合方妙須求自得於心不是要人

叫好

看文章如看堪輿山川有一段秀氣便要發人文章有一段秀氣便有成就此却在牝牡驪黃之外

昌黎居潮子厚居永柳皆有政績然昌黎在潮詩文依然肅穆平寬子厚永柳諸作便不免辛酸悽苦其後昌黎饗用不窮而柳竟卒於貶所可悟文章氣象之間關人祿命 清植

詩文派頭斷絕久了如今且莫評論他是唐是宋且字

字核實說這人是這箇人稱情稱事不過分量纔好論他風骨之高學問之深不然無從論起不是不要風骨學問如一般銅器必竟有幾片朱砂翡翠瀬點方可耐人摩挲只是詩文之本不在此且此事要推到志向上去韓柳歐陽諸人都有自命不凡的意思有此一叚纔有些光景氣魄以上總論

道德經好用三字句竟似後世道士聲口可厭之甚論語中用三字句如又何怨又焉貪言中倫行中慮身

中清廢中權皆妙全然不覺大抵文章到洙泗真是雅之至孟子雖是絕調畢竟帶機鋒先君云孟子前文章不曾用雖然二字果然以前語氣厚至孟子則轉折分明矣先儒以禮記為漢人文字恐未必盡然禮記尚無雖然字尚是大學中庸文體

朱子生性至剛而作古文詩辭却不能超然於風氣之外想文章道德巍然千古都是命於帝庭雖上智大賢氣亦偏鍾於所長看来文章亦是孔子絕頂不似

戰國風氣亦不似周公之舊却另一種雪白文字不要一字帮貼自然道理完足

聖賢經書疊句都有層次謂錯舉者非也即我輩文字亦必排比先後淺深况聖賢乎其看不出層次者只是心粗耳禮記或有後人作者便當分别觀之韓文連下句處多有意所謂六經之風絶而復新

古大家文力大於身所見高無起不收無呼不應即有一股放空如天外别峯亦必有緣故

選文惟從漢起最乾淨近選多把左國都收入却不妥
大抵三代以上文當另作一類讀之索性以漢爲斷
只是昌國報惠王信陵上魏王二書割捨不得想來
有一法將此二篇收入史記選内便無遺憾矣
仲舒三策皆面對文字非才大學富道理精熟安能一
筆寫出而字字醇確匡衡文亦好但朱子言其似策
段不是胸中流出細看果有些像朱子評論古人不
差銖黍

古人自當讀漢文亦是彼時風氣厚自然風調不同即三國李興代劉弘祭武侯文陳壽上諸葛文集表後世惟韓柳王幾幾能之然亦須極得意作至武侯正議柳王不能也諫絶孫權雖蘇張無此辨幾句便盡

情勢

曹子建才大其文都像一口氣噴出韓文要追復三代轉有斧鑿之意司馬子長便一氣吐出子長孟堅乃文家不祧之祖

潘勗為曹操加九錫文此武侯所謂奉進驩兜滔天之辭也有友故為鞴韆之論極口贊佳却是亂道即如曹操所與羣下教甚古篇中亦未必無實話却選他不得試看伊周何嘗不退位豈慮有他選詩文若無此決斷便可不選不論其人與理而徒取其詞則不勝選矣惟史書又是一例欲以見善惡興敗之由故槩載之

曹操自叙令文字甚好詩亦有佳者但幾番徘徊卒置

之他比不得柳子厚王荆公二人只是錯誤執拗耳
非亂臣賊子也曹丕詩文竟是婦人軟得不成話論
古人當有分别如王維鄭虔雖杜工部朋友厚道為
之表暴其實皆已被祿山所汚若太白却不同永王
璘是唐之宗支彼時明皇已走宗社無主永王有恢
復之志與叛逆豈可同日而語
武侯不知所讀何書識見作用規模氣象都是三代聖
賢光景即其文字絶不似東漢出師表正議諫絶孫

權書纔幾句說事理是如何透曹子建氣魄甚大但比之武侯便是文人之文不脫華藻

武侯出師表自肺腑流出即以文章論亦居最頂惟韓子最頂文字方能到他地位如佛骨表與孟尚書書是也此等皆當另一格視之韓子學那様文字便過之進學解好似客難解嘲諸作書張中丞傳後好似史遷惟原道是學大學中庸却不及要亦精矣如柳子厚王荆公必不能為出師表文字三蘇惟東坡天

姿高推服出師表老泉子由皆譏貶武侯去之尚遠故也

問武侯答李嚴書言雖十命可受自來無十命之事即此一言便可想見其未出草廬時確然有天子不得臣之志又可見使其功業有成如伊尹之復政告歸固所優為曰然清植

韓文公口中不提起江都武侯故知其單留心於文字

朱子於武侯外便稱陸宣公昌黎出宣公之門等閒

並不道及想嫌其文排悶也宣公在軍中恁樣處置得停當才大心細其奏議語語俱是實理實事學問又海涵地負只是排體不高古耳

文人中如陸宣公韓文公儘有實用知古却又通今看宣公奏議雖根本於經書而處置都合機宜韓公論淮西黄家賊及復讐禘祫等議皆確中事理問王荆公文字看得出他能壞天下否曰看得出他作文字見有人與他意思相同者即便毁穢此便是大病栽

有此說方不敢自信有人相同正可為證佐為何削去其分原道段落自以為獨見及見張長史亦如此分更喜所見之不謬也

古文近頗知其作法但不暇做工夫問如何曰其本自然要以經書道理為主文字却不要規摹那一家教人看得似那一家便非其至短者要有意思長者要有裁剪柳州與楊誨之說車書凡數千言字字琢錬又是一氣流出連虛字要換他一箇亦不得即寒温

語皆妙大都韓柳動筆即一兩行都是留意無苟作者到後信筆寫來無不入妙又字眼亦要緊當取材於兩漢若字眼不古雅文字便減色古文内著不得工麗對句古詩對句太多亦六朝始然唐初尚襲其餘習至工部始洗脫

得唐人書佛經真跡筆筆著力曰古今人差處就在此若不用力雖千行萬字總無足取試將韓柳文字於極不要緊處拈出一句看來總有斤兩可見其字字

經意今人連篇累牘隨手寫可謂不誠無物錫因論古物與今物别處只是苟且與不苟且梅先生曰古人諸物都是從内裡邊做出來的

柳子叙事學史漢便是史漢韓子不肯學史漢高於史漢張中丞傳後叙亦倣伯夷等傳體而詞調風格毫不步趨段太尉逸事狀居然是孟堅極得意文字

柳集中載與退之詩文甚多退之豈無酬答今不復見殆自削其稿耳子厚臨歿托夢得為求退之作志及

退之許諾夢得喜不自勝至迎其柩而告慰之子厚固知其作志必不假借然傳於千載無疑也退之與劉書稱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夢得言之今韓集亦無此

原性起兩句極精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理為性其陽氣之發則情也故性字從心從生言生理之與生俱生者也情字從心從青如草木之萌芽初發感於物而生者也自記

原性本甚精其不足處不在認錯孟子性善之旨只在末後少兩三行文字把其所以為性者五發揮明白不貳過論末一段語都有條理不是亂填

原性言仁義禮智信原道只言仁義以仁義包五常也二篇著作之先後可見自記

原道通篇排釋老而首論老氏之失極是高處蓋佛書多是華人附益大率原於老子之指而淫於莊列之幻詞故後漢書新唐詩皆探本老氏論之自記

古人文字難看原道連程朱亦看不透程子謂從博愛說起沒有頭腦不知他已有原性了若復從性上說起非原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只是大本發而皆中節乃是達道原道自當從發處說朱子說他引大學漏了格物致知為不知學不知他引此正對佛教所以下面斷一語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引到格致便與佛不對針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語甚精洞中其弊汝楫云原毀不過是題目有箇原字

門人便編做一處其實韓子未嘗以此與性道並原也曰原鬼亦是感觸而作故云適丁民之有是時也元都是門人彙在一處的

有謂原道開口一句便不穩當仁自是心之德愛之理如何曰博愛之謂仁某答之曰仁是性他原性已講過了這是原道原性是說天命之謂性原道是說率性之謂道故云博愛與行而宜之相對

今日繙韓文果是才大如復讐禘祫黃家賊平淮西事

宜與栁中丞論兵佛骨表與孟尚書書之類洗刷得一箇閒字沒有事理直說箇透馬班尚是漢文此則洙泗之派也惟武侯雖不學文而所傳數篇皆然愈讀愈有味因他人品高胸中有許多真意思真見解氣又完全直寫出來便自不同凡詩文書翰之類若務為名家積累工夫自然可到若要登峯造極直須第一流人

龍噓氣成雲一首寄托至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如

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爲事業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則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風興起於百世之下皆是也自記

作文章熟後雖無意寫出必有結構有呼應如韓子讀儀禮一篇首兩句是反起一篇意中間說無用於今而聖人之制度不可泯沒是照應第二句意而結完之後言掇其大要竒辭奥旨以備覽觀而已是照應第一句意而結完之末歎恨不得生及其時則兩意

俱結也自記

每疑韓公說唐初羣臣材識不遠然當時有太史令傅奕可謂特立排佛者韓子何以無取及觀奕傳則其垂訓也惟重老氏以列於名教之首末乃毆佛得其一而昧其二矣宜乎韓公之所輕也自記

觀韓子論禮典兵刑處豈可以文學之科限之其老練精核遠侔武侯近比宣公自記

宋人論程伊川曰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者伊川一

人而已伊川之門上蔡謝氏則以求是二字為窮理之要韓子以求是論文此其所以獨出於諸家歟自記

孔子之道德不可贊也故韓子作處州廟碑贊其祀典之盛以推夫所謂生民未有者極為得體柳子厚作廟碑亦曰苟贊其道如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皆深得後學敬慎之意自記

平淮西碑自九年至十二年惟首尾見年月中間許多事而年月悉不書一則諱淹時之久一則略諸將之

無功也自記

維時河北方跋扈不朝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而適斯土是何意哉故韓子微言諷之獨弔望諸君者望諸君失意出奔終身不敢謀人之奴隸也與送李端公命意大略相似自記

覩荅侯生書則韓公真善註解書者惜乎其論語注未就而不傳也今有傳者蓋偽作耳自記

韓文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其意以為有動於中則鳴耳

而以為不得其平殊不確其下有五臣夔等如何說不得其平又說夔不能以文詞鳴以韶鳴殊可笑便是文人趁筆之習至說六朝文章之病字字確切此公於文章一事當行也

問韓文公云醇而後肆肆是工夫是天分曰自是工夫理明白了然後能放筆言之如東坡便是肆而不醇就他的話亦說得一片只是推敲起來不勝病痛

文章要曲用曲筆便似其中林巒澗壑不可窺測惟韓

文公會作直文章以所見道理足本色已深厚

韓文選定七十一篇若再去其有疎漏者十許篇存六十許篇真是文宗其氣極古雅如西漢人而又無其累墜只原性一篇有不盡當處然却去不得要以他壓卷若去此則原道無根矣

恭選韓文許多精竒瑋麗者俱不登然凡昌黎之粹然一出於正有體有用確可見之行事而有補於世者盡此矣其他或有病痛或無關輕重隨人自去揀讀

問選韓文甚少送董邵南序何為入選曰聞得友人說當時不得志者往河北都是要從亂賊故此文弔望諸君為其不忘燕也此關係忠孝豈容不錄凡文字有寄托者便好答李翊書亦好但太似自己一生學

問供狀為賢者諱故去之

昌黎時在字句上留意其後門人衍成惡派如皇甫湜等故意將下一字移上上一字移下欲以見古再傳至杜牧等句幾不可讀矣

柳子厚記韓文公論天一段甚嗣躧雖是偶然戲語亦可見其不知天天地萬古不歇止是生物而生物之中又是以人為主凡禽獸草木無不愛其子者至人一生經營無非為子生子又要克家天地之意猶是也若凶殘貪惡之人乃是種子自生蠹與天地無干所以有太極西銘諸書此理始明白

柳文精金美玉獨識見議論未若漢書之精當子厚之文亞於孟堅退之之文過於子長韓文直追周其質

直處正是其髙處

看來古文詩俱到家者惟陳思柳州耳韓便文好於詩

柳州文字莫要論其道理意思何如只就其文論雖

千餘言要刪他一箇虛字不得

劉蛻孫樵數家雖皆小品不無可觀就中孫樵又為差

勝

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便譐太公丹書行幾多大禮説

出來纔只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纔只一千零四

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纔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

文只要簡淨蹲沓拖曳皆詞之累韓文簡潔如此三蘇則專事虛翻而已至南宋一味冗長若非理足者有何意味鍾旺

歐蘇之文何嘗不好然見解不甚透自是本領差說事說理皆不透韓柳便透如復讐議柳已淩牙厲齒言之鑿鑿韓就理論之更明而盡朱子文字何嘗能到

馬班韓柳但理足便覺得任他才學筆力馳騁藻耀都壓他不下如封建論孟堅之雄博子厚之精悍一過朱子平淡說來足令二公失色伊川不以文名今看來兩漢之文也所上諸劄子春秋序道理既足字字確實有斤兩比朱子文字更古

古文自史漢後只讀韓柳曾王便足曾王學問如何能過韓柳韓柳過一通經守師說之人那樣推服媿赧曾王便輕肆譏彈

王守溪評文謂昌黎後惟半山得宗派不數歐蘇最有識見

東坡文亦有好的只是薄大凡浮動囂張處便薄歐文微弱最是曾子固厚王荆公氣亦强文亦古但深求之却是學成的不是本來如是

作古文要歸於真實不爾心先不古文何能古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便稱其揮斥佛老之功張皇誇大及作大悲閣諸浮圖記又稱佛之妙窮天極地却是一口

兩舌其歸談儒儒亦不精談禪禪亦不精只落得要做好文章卒至文章亦不好所以聖人說修辭立其誠

東坡文字大約帶澁的便好飄飄欲仙者便不佳其小文字極妙盛稱其策論者不知文者也議論旣博雜筆力又冗弱何足取至彈劾程子而以為姦豈不荒唐可笑即謂王荆公姦人亦不服

作文要一意到底有結搆說到後來還與起處相照東

坡潮州韓文公廟碑頭腦太大下正當發揮其排斥異端獨力自任之艱苦却接云談笑而麾之便不的當是東坡風度矣至開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等句益沒緊要下面一路說開去遂以立廟結不復照顧起處矣

文章有立言之體東坡才既高功夫亦深只是道理不正當武王何嘗無可議處只武王非聖人也一句便令人不欲看你非聖人何由硬下此句你即聖人亦

如此說不得孔子生平贊聖人總不肯說煞動云也

與都是想像未定語

為文有本有末所謂本非必定是聖賢道理本人所見透處便是本蘇明允所說多非正道却有透處便是他的本次公文字鋪張似有得說收緊來却無實際所以不如東坡

陳后山張文潛二晁文字皆好黄山谷有孫樵輩風氣但太破碎蘇不如韓然其門下士如此數公恐自不

亞韓門

陸象山文字筆力與透象山文學王半山朱子文學曾南豐只因學道便任手故都未成

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此言却好看朱子後來文字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只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須得如此

古人作書如司馬通鑑朱子綱目皆藉朋友生徒之力

想杜佑通典亦然今人動欲成以一人之手其無成也必矣諸葛公木牛流馬鑄甲造弩諸事皆假人為之能用人便是才大

漢有董子及劉子政鄭康成唐有韓昌黎宋有周程張朱明二百餘年全不出人想因靖難搜窮種類而胡廣楊榮金幼孜皆迎降無恥之輩歷相多年士氣遂盡試看其一代所傳著述可與董劉韓比並者為誰即今顧亭林之音學梅定九之算學亦明朝所未有

徐文定之崇禎歴書尚是西洋人作算不得徐氏之書梅顧二書是中庸裡邉有的一是車同軌所資一是書同文所資

宋潛溪方正學輩文字亦佳要選如曾王名篇者了不可得即老泉子由亦有精采有明一代人皆無之看歸震川王道思古文拖沓説去又不明白兩三行可了者千餘言尚不了令人氣悶顧寧人説明文不如元果然當明季時如李贄之焚書藏書恠亂不經即

黄石齋的著作亦是雜博欺人其時長老多好此種却將周程張朱之書譏笑以為事事都是宋人壞却惟先君性篤好之王弇州古文一時風靡先君以為村氣甚妙後來聞得人人皆以為不好大凡那一書古今來都推奬過只我一人不服便當想自己的錯處若是人人都𠯗不好便就不錯了一面好古一面又要擇善而從看古文亦當如此

萬季野於明文推宋金華黄梨洲而以黄為更好其實

黄何能比宋宋尚能造句至黄議論之偏駁粗淺又無論矣

友云泰州人但知有王心齋不知有儲柴墟柴墟古文甚温雅無虚套當時學者自然首推蔡介夫其次只得算王伯安然同時人初未論定而柴墟獨兩屈指推服其送介夫歸序甚好即此已見其具眼曰文章品題各人意異其以為惟字字與之核實其自肺腑中流出有關係者便佳如海忠介諫世宗疏陳紫峯

易經著述序調雖不古皆由中之盛氣坌涌而出自是可存

做古文這件事想是與學道相似自歐曾王蘇後亦斷了六七百年問先生何不繼續此事曰見得到那裡只是須要工夫心裏覺得於經書上明白一點是一點受用比文章又要緊些問韓文公亦見道曰他便是被花草牽累了不爾耑心併力到道理經書上當又自不同

問其人古文如何曰雖提得起筆但是向外走的學問此派傳衍已久尚未見傑出有人不但儒先為性命之學者不爾即韓柳歐曾蘇王之學亦不爾方做得幾篇文字出韓文公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不能觀不敢也下句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略大些然實是立志如此韓文公如此志向如此讀書所成就尚貽儒宗訾議大要從初讀書時意向是如何成就便是如何佛家所以說誓甚麽因便結甚麽果

古人終身不得幾篇好文字著一書便竭畢生精力今人動輒成集不數月便成一書如何得好

作古文要曲折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他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叠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誌學起却不是

某友看古文不從議論文字入手先讀碑板文字亦是

一病所為文亦長於碑板若叙事文便不出色學文自當先教議論暢達逐漸縮歛方佳如今看小學生文其下筆論頭汩汩不休者便有成若短短粗通雖有些筆意思路到底有限

墓誌只該志其姓氏卒葬而已謾誇虚譽無當也且此等斷不傳鬼神亦不許顔子並無著述只孔子誇他幾句四書存他幾句萬古不磨武侯不立史官到得陳壽作志蜀並無文字可采所以蜀志獨少然由今

觀之魏吳二志大率虛浮蜀志雖不多是何等光燄所以人貴實事

做古文只要不說謊聖賢雖於父母亦不虛加一語加以虛譽人必指而笑之是貽父母羞辱也且稱人曷必全備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嘗以稱顔子豈顔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

某近得一作文之法如有人有事可作文者先將其人其事想出我所欲語既有所見便信筆直書達意而

止既成且閣下一邊過幾日再看加之裁剪有不明白者改之意未足者補之字眼冗泛者去之務使詞加少而意加多又有結構畢竟可觀

作文且未須說得體製法度第一先要明白若那事考究得十分明白據事直書自然不煩刪減而閒文自去詞必古矣

作詩不可句句相承如此則太直似文字非詩矣即文字太直亦未為佳朱子說古人文字有六七十里不

廻頭者他却見得不能做得朱子文字却是步步廻頭抓住主意說到底朱子論各色文藝都在行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李習之教人看獲麟解一句一轉可悟作文之法却不教人看原道

今人作文動稱伊川為正叔朱子為仲晦雖中庸亦稱仲尼然古今既異即當致其尊禮亂稱先賢名字斷使不得作文字此等須有義例

文字要改雖孔子猶然歐公醉翁亭記原稿起處有數

十字粘之卧内再四改訂到後來只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平生所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說者謂筆是録舊削是刪舊恐未必爾就是那幾箇字眼下得有未安便削去故游夏不能贊一詞

文字詞氣雅俗尚有能辨之者至句中有眼人多不講其關凑成文者即有一叚好處必不能通篇自圓其說文中有一兩句似無甚關係却是他為文眼目說

話雖多終須歸到發明此句上這是傳下來的一點

法脉

嚴云作文字不可稱人曰子子稱重寧稱君可也曰古名人稱過便可稱子亦通稱書傳皆然韓柳歐蘇如此用亦用之而已如歲在某干支歲次某干支本謂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戊子子與丑合歲在元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恠雖朱子亦錯為之奈何某總不用直云康熈某

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之名何必以古名換之令後世反無所考証文之古雅不在此

今舞刀者皆取美觀臨時一無所用惟善刀者觔節著實當之者便不能支盖虛處費去用處便不著實如學書者尋常作字不著實依法寫寫時一定手滑不得力文章亦然以上論文

文字不可恠所以舊來立法科場文謂之清通中式清

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實理實事這樣文字不容易必須多讀書又用過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疎淺易之謂也

選文字宜簡嚴孔子刪書取其有用者動輒架漏過幾百年所以妙如今無論選古文時文即將其文當作經看一字不放過方好

王安石陳傅良的八股似對不對甚古所謂八股宗者不可不看如詩有古詩及古歌謠之類也

時文名句與詩詞不同要從性命道理上出中庸纘緒節時文皆講成三王統緒未成至武王纔了得三王之志竟似周家父子祖孫累世欲闇干天位者然豈非大悖不知纘緒者言能修德行仁不墮基業到得天與人歸一著戎衣便有天下故雖以臣伐君而不失顯名一戎衣句非結上文乃起下文重一戎衣不重有天下惟明初楊慈文是如此發明大有關係所以八股不可輕忽

明代時文洪永宣景天為初成弘為盛正嘉為中慶歷為晚天啟以後不足録已

問王守溪時文筆氣似不能高於明初人曰唐初詩亦有高於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體不備也制義至守溪而體大備某少時頗怪守溪文無甚拔出者近乃知其體製朴實書理純密以前人語句多對而不對參差洒落雖頗近古終不如守溪裁對整齊是制義正法如唐初律詩平仄不盡叶終不若工

部字律密細聲響和諧為得律詩之正

做時文要口氣口氣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經便是如此口氣錯道理都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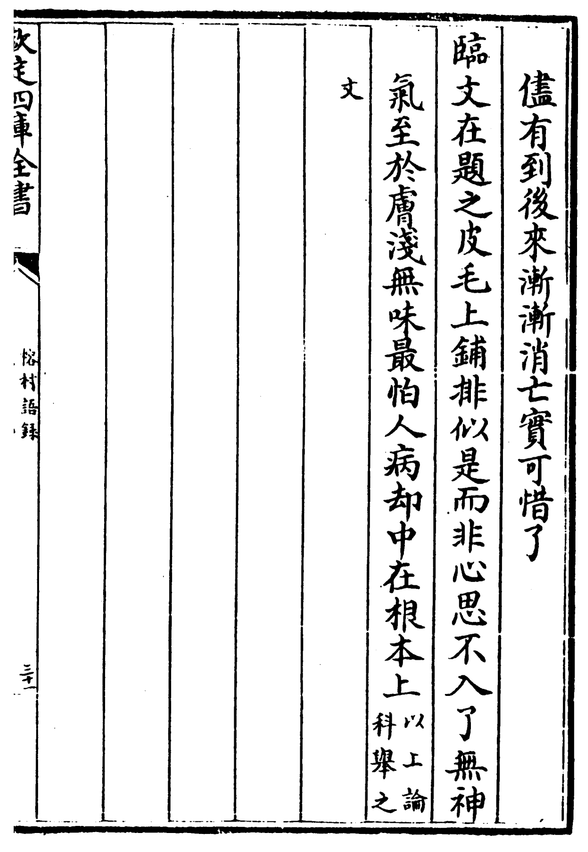
房書坊刻始於李袁一可謂作俑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終日多讀經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觀若只採幾篇左國數篇韓柳手此一編以為樣子欲其能作古文得乎

某初次會試將所作時文就正於鄉前輩王命岳耻古

就中一篇批云骨節尚大某請此批是優是劣答云骨節大不得脉絡一線謂之單微無麗然而大之狀知道單微便窓細粗大不是好消息此論大妙

時文之壞由於不肯看書書理憒然而思以詞采勝則必求新奇靈變以悅人之耳目遂至離經叛道而不可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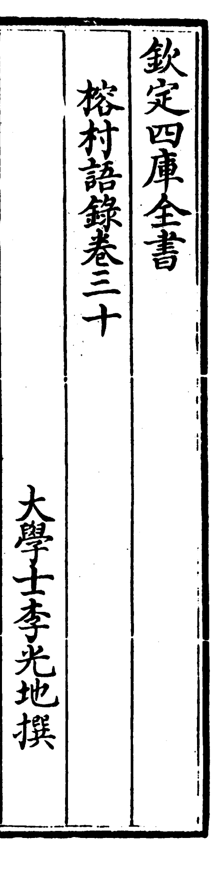
文章先通順了其火候有時豈能強所未至但世有一種從心裡放逸昏惰志氣不立的人先時聰明才華



儘有到後來漸漸消亡實可惜了

臨文在題之皮毛上鋪排似是而非心思不入了無神氣至於膚淺無味最怕人病卻中在根本上以上論科舉之文

榕村語錄卷二十九



榕村語錄卷三十

大學士李光地撰

詩文二

離騷頃注得一過看出此人學問條理讀的書既多一字不亂下都合義理令人不得其意說他憂惶瞀亂所以一句說向天一句說到地何嘗如此此人若及聖門恐不在游夏後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

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然絶無片言隻字傳于今而屈子乃不朽可見一點羽毛文采亦不可少

騷體最難作屈子後惟漢武帝𤓰子秋風可以步武文中子東征歌非大有意思人不能作

鋪張賦原不好就是上林子虛長楊兩京三都皆賦之祖已不為佳何論其餘就中兩京差優耳漢賦漢之俗文英華唐之俗文詩餘宋之俗文雖不為可也

昌黎賦數篇别具風調得騷人精髓柳賦不及太白賦

尤差 清植

唐賦小巧與詩餘同成戲具凡詩内纖俗惡派語皆可入其體固爾至今所傳唐人名句亦不多 以上論賦

韓文公龜山操周公有鬼分明是有靈有神之謂若下神靈字便腐鬼字却是字訣學古歌操要直若油便嫩只是意直筆又直便難看所以筆調字眼上又須

畧變

曹子建四言詩一氣呵成如銜口歕出絶不用一句詩

經調陶淵明便將詩經成句寫出韓文公又覺得有意雕刻洗脫不如子建自然柳詩諸體俱工長律尤超絶無一語不從漢魏出却又陶鍊精熟東坡詩無甚好處引用故事亦不知揀擇然天才自勝隨意寫出便有境界山谷如一丘一壑小小結構歐公自負能詩如太白自負能文俱不佳

詩選從來無善本不知河汾所選若何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夫言日用切近之事莫過于禮言今古經權

之事莫過於書言陰陽水火吉凶悔吝之事莫過於易何以止說學詩蓋溫柔敦厚長於諷諭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一段意思非他經所兼也孔子言語與他賢不同處全在此如論學曰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論巧令之無當於仁而尚曰鮮矣患難時極自信語止曰其如予何曰文不在茲乎極其責備止曰毋乃爾是過與是誰之過與則將焉用彼相矣至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墻之内反似替他籌畫一般極其譏刺而曰何如其知也曰再斯可矣極其痛詆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奚取於三家之堂此等處果是得力於詩就是責宰予之晝寢責子路之野其言似極峭直此如詩中有蘇公孟子之作之類然到後來又以聽言觀行名正言順等道理從寬說來令人意消故作詩者全要含蓄緼藉意在言外以此意求詩唐以下便少宋詩尤少朱子有幾首道理極透意思極足

而格調亦下問意理透足便佳何必論其格調曰詩不同格調差詩便差若止取其意理何不做一小文何必詩詩說盡便不是夫子未嘗說作詩之法然觀於子貢之悟學子夏之悟禮皆亟許其可與言詩及所說興觀羣怨之等作詩之法便可想見朱子詩不到處即在說事理太盡也問邵子謂刪後無詩想是見得此意曰又不好全然抛却三百篇獨絶千古者不過幾篇其餘如春秋時作何必盡過漢唐人

其欲選古唐詩之有性情關於人倫日用者數百首令子弟自幼讀之大抵詩以性情為主試觀三百篇何嘗有一篇全言景色者詩要渾厚不要雕刻有義理便渾厚淺露便是雕刻然又須自已雕刻過方知他不雕刻之妙曾聞一友人說唐詩間有一二句解不去者句中有一二字解不去者其妙處多在此宋詩則斷無解不去的便覺意味淺薄向曾作銅雀臺詩極詆曹丕無人倫不遺餘力後翻得唐人崔國輔詩

只用四句五言絶已盡云朝日照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帝非曹丕而何自己覺得粗疎村氣不自己作過竟不解他的好處此言殊是某近選詩必篇中有緣故方存不然雖做得好無關於人讀了亦醞釀不出甚好意思來如此選擇自漢至宋不過三百餘首但觀論語中興觀羣怨及無以言專對四方達於政事正墻面而立等語可見聖人删詩都是要有實濟杜詩細加選擇尚存五十餘首李

詩却是一種仙氣都没收煞絶無吉凶與民同患一
段意思工部見元結兩首詩就那様傾倒送朋友之
官皆拳拳以忠君愛民為囑忠告善道非太白可比
古來芳藻名篇豈必篇篇入選去取之間要當有一點
意思在若必全説道理亦不是有經史在何取有韻
之文性情二字差近之觸物感事却關到性情上倘
樂而淫哀而傷説得太過亦不足存
詩之體製只有古律二項樂府不宜編在古詩之外凡

詩皆樂也詩以四言為正然三言五言長短句三百篇中已有但未有湍用三言五言以成章者耳唐山夫人乃以三言成章又有以五七言成章者諸體皆備於漢魏惟律起於唐今人以漢魏作為樂府後來作為古詩舛矣如今唱者為曲子不唱者為詩餘其實一也

選詩自應從蘇李起而以蘇冠即其詩亦當冠首骨肉緣枝葉結交亦有因二句便足蔽詩之義言骨肉固

同根共命即結交之友亦非無因天下大矣何獨這幾人該做朋友盖或意氣相投或德業相勸即唐虞之五臣周之十亂孔子之七十二弟子皆是有因者也首句可該父子兄弟夫婦次句可該君臣朋友意味深厚

焦仲卿妻詩是古今極有名作看來那件事雖可憐但處得未為妥當不足埀教且著語太多過於冗長故删之

蔡文姬悲憤詩纒綿哀怨立言稱情有體實開曹杜一派絶作也十八拍意思不過如此反覺得似安於外域不願復回者故汰之

曹子建詩欲尋其奇句不可得友云他實得些風騷之意琢句乃是因胸中沒有道理意思只得於此覔長自張協輩起至陶靖節一洗此風杜工部雖亦琢句都在自己閒作至於關係大篇便以渟朴為主如北征詠懷諸作所謂詩看子建親者曰然

曹子建人亦有意思當丕簒位私自痛哭丕聞而惡之其詩多寄托之詞而歸於懇摯忠厚六朝人宗之以為源出國風信然　鍾旺

武侯詩只一首讀者多不得其意武侯使人各盡其材儀延輩皆非端人而用之終身此實成大業之本是詩諷刺俱在言外曰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若曰是誰之謀乃相國之尊齊國之大晏子之所為也相國之尊而不能用齊之大而不能容勝于深文醜詆

矣且中間以士目三人以譏言斥晏子下語顯然矣

陶淵明詩有杜韓不能到處其語氣似未説明義藴實已包涵在内如羲農去我久一首識見超出尋常自秦漢來黄老盛行都説聖賢以禮樂詩書教得人姦僞叢生此詩却説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黄老之説如言人元氣本足却被後來飲食藥餌戕賊生命不知陰陽之氣自初而盛而老知識開後人事錯雜嗜欲紛起亦理勢之自然所以用飲食藥餌者正欲

保固其先天元氣也鳳鳥雖不至到底禮樂一新自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亡而大義乖老莊之學果兆焚坑之禍不知詩書所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漢之伏生孔安國輩敦勃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為事終日馳驅於名利之場不見有問津於此者下遂一筆溜到飲酒上去謂我若不快飲亦尤而效之豈不負此儒巾乎其溜到酒者彼何等時元亮尚敢講學立教自標榜耶但恨多謬誤君

當恕醉人又謙得有意思謂吾之行事謬誤於詩書禮樂者麴蘖之托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逺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免者可以觀矣

靖節詩推周孔處甚多其逃於酒者避劉宋耳當時若行表言坊其能免乎韓子惜其不遇孔子議論甚正但與阮籍同譏則未必然其論詩亦不列陶而反及謝故論詩亦必經朱子而後定

自沈約有四聲八病之説而詩遂趨於律今既為此體

便當莫犯八病沈時本無律體今觀梁陳間詩便有許多竟是律詩者無非求去八病耳

明遠詩雕鏤已窮工妙任唐人如何造作不能到此明季黄石齋倪鴻寶乃是欲學此種而意理不足徒至多不可解明遠句句生新有言外之意詞盡而意不盡他手作此等詩多覺破碎纖小他却才力大饒有一片清幽之氣可與子建雙峯並峙無與方駕者

王子安述祖德詩嫌其後半衰颯即年不永之相所以

當初不選今觀之宜選文中子踪跡寞昧似有似無惟觀此詩可知實有其人不宜没也

文詩乃天地元聲莫知其然而然唐初詩人何嘗不師六朝然陳子昂輩出聲氣便不同覺得清而厚此豈人能為之

問曲江詩何如曰曲江才華英豔或不如人至性情品格幾無與比君子哉若人問摩詰曰他是元暉子山一派聲韻諧和對仗工巧所以無一首不可被諸管

絃只是說到清閒高雅而止無甚深義錢起亦是此種至宋此派遂絶問燕公曰他才氣大大率唐初如陳子昂王勃楊烱王績杜審言沈佺期及燕許之屬又是一種氣調迥乎不同問昌黎曰他不可以初盛中晚論別為一家韓門孟賈張三家文昌為最東野骨節尚大問太白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眼都飄飄在雲霄之上此人學不得無其才斷不能到燕許信大手筆尚不脫六朝腔調如膽猶忠作屏心故

道為鄭劍舞輕離別歌酣怠苦辛雲覆連行在風迴助掃除之類其調都教唐人用爛至老杜北征詠懐一洗此陋直攄胸臆真氣流注另一風格只是唐初人語意氣象寛舒博大是太平氣運如邊鎮戍歌連夜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雲閒東嶺千重出樹裡南湖一片明之句中晩無是也即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何嘗不雄而悲切無比如陳子昂丘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何嘗不悲壯却無急迫激烈之

氣韓文公七律雖少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
五等崇横飛玉盞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之類亦
極意莊嚴清雅絶倫
臺閣體是唐初人做得不同如去歲荆南梅似雪一首
又大樣又脫套燕公最擅此長陳子昂杜審言沈佺
期王勃之流其詩皆有一段渾厚處足見開國氣象
若魏鄭公一篇氣格之高乃所謂開太平者
張曲江詩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陶靖節尚偏於山林枯

槁曲江乃更渾全曲江歷貧富貴賤體兼雅頌陶則

專於風騷耳韓文公不提起豈以其句句對偶是六

朝派耶韓論文亦從不提董賈大抵他自己位置太

高

詩能窮人雖未必然亦不可開口便悲哀張曲江韋左

司詩俱和平溫厚可以養人性情

唐人七言律詩其意以張燕公去歲荆南梅似雪一首

為第一情景詞調都合嘗欲推老杜一首為冠不可

得或者玉露凋傷楓樹林乎

李杜韓柳四家詩缺一不可如長干行之類不但像漢魏更覺得飄灑雖工部不能工部五七言古詩初亦倣摹漢魏晚乃自開派頭一空依傍冠絶古今韓詩直追漢魏以前要造希微淡泊田地柳詩中漢魏亦有些六朝亦有些工夫獨到至香山義山諸家詩集雖大而力量氣味爭差遠矣

韓文公平生不輕許人獨于李杜詩稱之不容口極平

常語入老杜口便厚便大便雄偉其氣盛也韓贈張籍贈崔立之諸長篇比之北征詠懷畢竟差些以韓多直句而杜句皆曲也

論詩太白如酒少陵如飯有杜可無李有李不可無杜李太白唐人推之在杜上者以當時被之管絃聲調易叶而杜少拗也

杜諸體詩皆妙絶千古只絶句須讓太白絶句要飄逸蘊藉如峨嵋山月問余何事諸作實是絶調然昔人

亦有推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為第一者

杜工部氣盛其長律一團氣在裏面鬱勃其為人也好善韓文公於古人詩少所許可工部連六朝人無不推獎

工部詩有性情就是少時作已有一段纏綿委曲之意如太白與杜詩不過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而已杜却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便委婉有情致

工部厚道其詩已駕乎六朝却平生人人宗仰至太白則曰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一齊抹倒矣末云絶筆於獲麟亦太矜張未聞孔子尚能詩也工部文章千古事二句已極自任到下面立言却無此等狀態即是當代詞人無不推揚王維鄭虔已至失節而懇懇切切為之解救此豈淺中人可及

杜詩俱以北征為第一倫兒曾説詠懷自起至放歌頗愁絶一氣噴出無一句重複又有轉折似更妙細觀

之果然此等詩起處最難若是宋人便落譚理窠臼他人便流誇大謙虛太過又不稱立言直是妙結處亦好

子美北征無一對句昌黎與崔羣詩燕席謝不詣二句便對柳詩不能如此高古其工妙者多似六朝然哭凌司馬與韋道安二詩雖曹子建把筆不能過友云昨夜思韓文公南溪始泛詩說到野人來餽瓜作幾行寫工部何氏山林詩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

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輕輕四句便包括在裏又妙

有風韻所以昌黎那樣歎服工部自云詩看子建親

把庾鮑竟推與太白矣

杜詩如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榮華敵勲業歳暮有

嚴霜以兹悟生理獨恥事干謁之類都耐思索玩味

韓詩便無此等句法又如北征說回紇兵不宜多而

曰聖心頗虚佇時議氣欲奪似人都曉得此之為禍

雖只說至此不肯說盡然以前後推之何嘗不盡看

杜詩須如此細看

老杜詩說安内攘外都有幾句好說話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便是用兵要語知道形勢經過戰場者所謂老馬選將之法也至於卒伍不過飲食勞苦體恤須給他便為用如鷹飢則就食飽則颺去此使卒之要也顧寧人說經書後有幾部書可以治天下前漢書其一杜詩其一也

杜詩為自家保全喜得便雅淡為國家收復喜得便狂

蕩立言之體皆妙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極有意味如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何嘗不好然漢高祖豈不如此至此四句却是貞觀致治之根道得出太宗擅長處當時承宇文之後文物獨盛而十八學士之屬半於朝廷然不聽其言雖多奚為若後進無人亦非長治之道詩家誰見到此然使入宋人口中便直而淺薄其妙在朴而雅朝廷半老儒似不成

語却造句甚古有斲華反朴之意

赤驥頓長纓一首不過世無用我將欲卷懷之意公幹輩皆有此等詩却不如杜之深厚至杜之長歌却不如鮑明遠曹子建鮑明遠陶淵明三家直開三派曹全以氣勝開杜韓之派鮑才人之詩頓挫凌厲開太白之派靖節閒雅自然開韋蘇州之派

杜長篇時有累句如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學毋無不為等俱不成語然以此見其大

擅長謂工部自許不過是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如何便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果然可議後想來正見古人不欺處其志大而不相掩者就存其真聖門狂者本是如此韓文公亦是一面自許一面疎漏却不怕人笑若後人為之必加彌縫矣

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尋不出他一點自見不足處只覺得從十來歲以至於老件件都好這是一件大病韓文公就有知道不足處

韓詩溫柔敦厚纏綿悱惻不如工部然如所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則工部有不及者盖春秋立義之最大處懼亂賊者懼後世之亂賊也若本人之身已為亂賊尚何畏於死後之誅此等實說著深微千古不刋陶詩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當時風尚盛道老莊以為周孔之道鑿朴生偽而淵明謂孔子欲使其淳可知連上真字亦非放達謔浪之謂以此意選詩便寥寥矣

其人論南山詩痛加貶斥曰却不必大凡前人詩文都有一用神以為秘訣韓文公作詩將前人一字不入胸中以為吾于此時有此時情景於此人有此人情事肖者便新不如此縱工何益南山詩所列彼時所見實有此許多情狀他乃一氣吐出誰禁得他只是後人不必效此耳

柳子厚長律無一不精以弱歲遊元圃知命儒為貴二篇為最二篇又以知命篇為尤弱歲篇因劉夢得用

五十韻有欲索性將麻韻用盡之意間或不能自然知命篇則直抒己意矣柳詩工已到至處微不及杜者杜有古朴之氣直逼陳思耳
韓詩意盡言止直率不加雕飾柳詩工緻雖説愁苦亦覺冠裳佩玉各有長處不相下也
宋人學問才情有何不及唐人只是詩不及耳唐人亦是風氣適然成一種風調大家傳染遂擅其長宋詩不是别樣不好只是有些呆氣問唐人不呆而宋人

呆畢竟有箇緣故曰唐人善用虛無板板說的又宋人喜填故事亦不好問唐人亦用故事曰唐人用故事倒是直說不如宋人搯出那事三兩箇字來用教人費猜三百篇何嘗用故事漢魏間用事都是將其事直叙出來影射用事古未曾有

歐詩學韓而筆力不及却於不及處露出自己本色如斑斑林間鳩重讀徂徠集之類但他自己極得意的廬山高却不見得佳處安在

邵康節詩只好是勸世文直頭說盡何不做一篇文字

三百篇中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這樣大頭腦下面却淡淡說何以溢我我其

收之駿惠我文王曽孫篤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這

樣大頭腦下却以天監在下轉去了濃濃淡淡不盡

其辭長發之詩說契說相土又說湯數百年事一兩

段駕過方是詩體

詩文全關氣運都是帝命王荆公學問何必下於柳子

厚而詩大不及東坡學問何必下於白樂天而詩亦不及

王荆公一生長處在孝友清節故其詩一說到骨肉節槩處儘有精采至論事便隔壁可見此事是發乎性情的

東坡詩殊少風韻音節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朱壽昌事未經人歌咏東坡所作趣味極短且末尾如何引溫嶠頻封人諸事作結殊為不類若老杜為此

畢竟有許多纏綿篤厚之情又作周濂溪詩說造化乃其徒甚好後忽云柳州柳愚溪愚雖然以比地方因人而傳然擬人亦非其倫

宋濳溪方正學文字如何比得東坡東坡生動有仙氣峰巒波瀾尺幅湧現其詩亦自成一家但沒有一二首人不能到之作只是東坡詩就引用許多却不蹣跚黃山谷便蹣跚可厭

杜工部於君臣兄弟妻子朋友都有詩獨無思親詩何

也韓文公亦爾止祭十二郎文有少孤倚兄嫂之説耳朱子上母壽詩述韋齋平生無不詳悉韋齋學問人品迥出人羣朱子作行述止平平叙次伊川爲大中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曰先子之命云爾惟其如此所以可信東坡父子相命直欲凌絶古今至王荆公則竟父子相聖矣如何服人

性理中止採朱子詩之有性理字面者其餘好詩俱删去豈知流連景物止以一二語見性情及寄托全在

言外者其詩更妙如茉莒之篇何嘗有一字說到家室和平化行俗美上

宋景濂詩比方正學好

明諸家詩俱不見佳倒是王姚江有些才氣律詩有六七首古詩亦有二三首只是太直唐人亦有直處却用淡淡寫來盖激昂慷慨全要委曲徊翔出之方有一段幽光如人說話胸中有所感憤傾瀉直吐聽者便覺難耐惟作平淡語雖直直說過倒令人思之覺

得有味

宋詩單看亦各有好處若選以配唐人便不稱歐王且然無論其他王陽明詩某少時畧皆成誦今看來殊覺淺薄他才高信筆寫來便有唐人風調但根柢氣格不是

鹿太常詩選得百五十首在明季竟成一家有真氣又一肚皮要立事功勵名節筆寫得出詩亦看得多知道各樣變體詩有用如此句法者有用如彼句法者

章法體局亦然孫高陽詩便都是一樣不知變魏孝子學𤍞百韻詩便叚叚有變化可見錢受之不知詩選明詩不登二公止選高陽未為允也

王阮亭絶句有似唐人的至古詩須有意思滚出來才好陳澤州律詩時有俊句如送某假歸詩有句云自憐名跡清流外常恐交游汎愛中却是唐句

學詩先將十九首之類句句摹倣先教像了到後來自已做出無一點不似古人却又指不出是像那一首

便成

學詩當從韓柳入律詩亦惟二家得正派工部太雄放

作詩最忌先得句爲韻補綴成之那兩句何嘗不好但

讀到那裡便覺得氣不貫意不浹洽先覔句者必非

大家無論李杜韓柳即錢劉亦決不如此

絕句不要使力要淡遠意在言外古詩却要有氣力

詩到形容情事難得逼肖處只得造字然須造得自然

令人不覺方妙如生造便不好

作詩須要知道避字避句人人皆如此用我便當避口頭邉字當避此題用熟的故事當避又人所作都現成我須避到生新一路去人都在那裏雕刻我須避到現成一路去

詩即有作料須有景物思路掩映而成若全無意思只將詞藻鋪排最可厭

律詩對句自要工巧切合杜工部送舅詩江上對渭陽水鷁對林烏王荆公女傷悲對季行役俱妙又句法

以兩解為更入三昧杜詩叢菊兩開矣而下他日之淚孤舟一繫矣而動故園之心叢菊兩番開出他日之淚孤舟一隻繫住故園之心柳詩壁空矣而殘月曙門掩矣而候蟲秋又壁空那殘月之曙門掩那候蟲之秋前人皆推為妙句

有尤工部七言律不甚對偶有搭配不來者曰都搭配得來久已壞了律詩本是陋體古人有嫌字眼太偶儷太現成未免俗氣多避之

唐人作詩動呼人名如白也詩無敵之類今若作詩亦呼其名殊覺不必詩之工拙不在此犯大聖大賢諱尤不可孔孟之諱何啻父母如何直呼甚且用以押韻韓文公王荆公皆不免犯此者詩雖佳亦不足録此即無忌憚之端

作詩要好甚難離却古人創闢一蹊徑便不像様一依古人又如薄酒然漉了又漉有何趣味須是有性情又有學問在詩裡邊工夫又到却不多做觸事乘興

方為之斷絶酬應之作或者有些意思

時文對偶本是四六體然必定字字工緻便華縟傷雅

詩亦如此此朞檢舊作武侯詩以苦李對甘棠便不佳

似此小巧或律詩中偶用耳

高高士子為望親盧求記曰不如詩好文便著實說那

人便要描得那人像說那事便要描得那事出至詩

說得離奇飄渺些都不妨且詩又不消說盡正是妙

處後來人正生要鋪張反不好

每一真人出便有一假者來磨難他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可謂至當不易矣偏有荀卿一輩人出來為祟即如李杜詩當時便有無數蚍蜉之撼到底敵不過韓文公王荆公等之擁護蚍蜉多而勢反寡韓公等如熊羆然勢雖寡而力反過於衆以人心之公是歸之也

世有靈異之物多遭刼何況人陳希夷謂种明逸曰名者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將成必有鬼物敗之上帝各

樣福澤都不吝只惜名虛名無益想是清名直達帝廷李太白所謂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正此名也

以上論詩

考訂書學是要緊事須兼通篆籀方能通楷書之不可通處如之下著心謂之志心之所之也著日謂之時日之所之也今志上作土旹上作山於義何取王荆公不講求制字之根而逐字為之臆解費盡心力徒

增笑柄

平聲加猛厲則上扯長些則去入聲甚短入聲惟閩中多得其正北人氣硬平聲多成上聲聲音之差不獨口差即耳亦差南陵人知讀作兹兹讀作知閩中教授至其地教他讀知他聽作兹教他讀兹他聽作知愈辨愈不清故知耳亦不同也

揚友云天統聲地統音聲即韻部東冬江陽之類是也音即字母影喻曉洽之等是也聲可通音必不可通

杜韓于此最嚴唐人錯者亦少曰一字有兩聲者如

過字治字之類此等至宋始分晰精密唐人尚不分杜詩魑魅喜人過作平聲解者或謂魑魅寂寞久亦喜人來過或謂魑魅欲啖人故喜人來過攫而食之理皆難通蓋言魑魅喜人有過失與上句意方相應古人四聲借用者甚多不足異也

等韻三十六母現用止廿四字經世韻又列為四十八行某却分斷得有些明白經世蓋就現用廿四字細分出上平下平故四十八四十八則有音無字者皆

全矣三十六者去有音無字者十二惟存上平下平之有音有字者耳三説皆是也

國書阿厄衣烏於五字妙得聲韻之元毫無勉强小兒墜地頭一聲便是阿稍轉方有厄音再轉方有衣音又轉方有烏音至會説話方有於音自喉而舌而齒而撮口而出口次第一些不差五字反覆疊呼便有四萬聲音學五書所少者此耳將來把毛稚黄書及度曲須知擇其精要語附刻於後便成完書至其所就

國書推出者則載於其所編樂書之後毛稚黄及度曲須知亦曉得支微齊歌麻魚虞七部之字無頭他部之字皆有頭却不知七部乃聲氣之元别字都是他生的無有生他者如西邀烏是蕭字西是字頭邀是字腹烏是字尾又支乃真之頭都乃東之頭於乃元之頭韻部自當用此七部居前以生各部他知其無頭却不曉其所以無頭之故故仍舊以東為韻部之首非也歌麻支微齊魚虞收本字之喉音

佳灰收衣字蕭有豪尤收烏字東冬江陽庚青蒸收

鼻音真文元寒删先收舌抵齶侵覃鹽咸收脣音

兒音古所無望道而未之見而古注作如星隕如雨傳

曰與雨偕是以如為而而字古盖讀如似日字平聲

今山東江淮此音甚多而閩廣則無矣洪武正韻不

收兒音近犄氏衛先生於每字母皆增至六字而以

兒為舌音非也獨以影字為首則精確不易

麻字應為最初之聲諸聲皆由此起前人讀麻為謨窪

為汙鴉為烏入歌魚虞韻非也

國書先阿字得元聲矣

寧人謂易韻亦錯惟詩不錯但如興字以馻彼飛隼一章論之是在蒸韻至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及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與音字心字為韻寧人無以解之乃曰興字古兩用又安知易韻之不叶者之非兩用耶昌黎云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其見卓矣三百篇不獨各體俱備即用韻變化法亦俱全如彼譖人者

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是以者與虎叶而以中句作過文離騷中亦有用此法處毛大可只見維予侯興等一二處便以為古皆通用盡破從來之藩籬楊升菴韻尤舛其實韻部止應分為六昌黎便如此用國書十二烏珠本之蒙古韻蒙古韻昔人已知其好性理中現載有惜不見元人韻書語可證也十二烏珠内三部是閩廣音半用半不用又三部係滿洲音漢人不用其餘六部正與所分同以此見昌黎不謬也又韻部率以東字為首而

國書獨首歌麻等韻率以見字為首而

國書獨首影皆起出千古盖歌字從丹田起影字從喉

起故也

宋人用韻多錯朱子雖古詩亦不出本韻却無破綻今

用韻且當以杜韓為宗杜是老規矩韓却變而不失

其正杜但通用支微齊佳不敢通用魚虞蕭肴豪尤

其實支微之于齊佳與魚虞之于蕭肴豪尤一也

如今用韻且復唐人之舊漸次復到古韻方是廣韻分

部二冬下有三鍾但二者律詩通用今遂并鍾于冬矣其實尚有宜斟酌者如庚部下有耕有清庚部字宜皆入陽看康字從庚字頭可見耕部宜存本部清部宜入青尤部下有侯有幽尤部字宜入支尤古讀儀侯部宜入魚虞侯古讀乎惟幽部宜存本部

韻學不講寧人獨出究心直還三代支不應與魚虞通自漢已誤參同契便是如此魏氏乃上虞人故亦就浙音用之某選詩本欲選他此首因韻錯恐誤人遂

置之其詩則屈宋之亞也前人于唇喉齒舌或不差
而字之偏旁多不講至寧人却講偏旁故獨有著落
杜韓用韻皆精當惟入聲不能如寧人寧人講入聲
直千古未有

猗氏衛先生論韻與寧人同言侵覃鹽咸是真文元寒
删先閉口不應東冬等部無閉口故于每韻後作圈
以為有音無字皆存其位其實侵覃鹽咸四部何嘗
無别部閉口在内如侵雖是真文之閉口亦是庚青

葢之閉口若此之類不須補

潘次耕若肯將其師所著音學五書撮總纂訂令精當豈不大快他却自出意見欲駕亭林之上倒弄出破綻來他將自己土音影響意揣便欲武斷從來相傳之緒言豈可乎

先生文孫清植鋟先生語錄三十卷五月菣工寄樣本來且叙纂記之功推用錫為多發篋讀之悵歲月之已晚喜意義之如新當

今日文教鼎盛之會此書將以垂世而行遠自念文行不立得挂名簡端以免君子沒世之疾用為寵榮然當記錄時非意所及也凡人著述有名之心類隱隱欲自見己意抑或用功久有所得力熟處不覺流露子朱子謂伊川語上蔡記者便似謝定夫記者便似遊伊川無恙時尹和靖以朱光庭記語進伊川謂之曰苟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某在何用讀此書憶用錫年踰三十尚陋至

學明季時文以為工於理道一無知識苦甚面牆歲甲戌宗潢容安公招為塾師至都門獲交德州孫檢討勳實介予從先生遊先生以氣靜見器許備門牆灑掃之役嗣是而督學畿輔旋改巡撫雖行役多得侍側洎入閣留課孫植句讀先生居官精敏絶人於職事鉅細不遺凡所興除率因時隨事順其機緒張弛不外形而究多所裨補至談道講藝殆無虛日英賢環座各有質請葢先生於

經書儒先要義讀之熟思之近辨之明得之深加以養之粹辭之達領受之下無一不冰解的破洞徹心脾如瞽目之刮障瞑餓夫之飫芻豢驚喜愛重汲汲退而錄之恐少遺忘差舛如失異寶當是時已原無所見況雖欲參以私意而不暇名心何由入之先生乙未假歸用錫繙閱寫稿富溢囊箱稍撿去冗復覔鈔胥清謄比先生還朝稱完帙矣每讀先生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歎其精要尋玩

此編雖用錫所錄不及師友條記之妙但義理所歸似由子朱子以上泝周程於其微詞奥旨實深有發明私念歸去擇家庭鄉黨子弟有志力者以此開其聰明正其趨向又懼用錫學識淺闇或謬於先生之大指因以誤人為先生病則莫贖之罪也戊戌將出都徑以清稿呈閱間一二日先生招餞喜動顏色迎謂曰子所記誠佳前年歸舟著講義竟遺去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疑尹氏注一條幸

為我載之想集中類此者尚有得余為子汰存十之五六似竟為可存之書遂慨然以無暇自歎今先生曳杖後已十六年海内學者頗知景嚮天地久長賢哲相望必有如先生其人者出而纂先生之書以遂先生之志而用錫惓惓不忘先生獎許此書數語者匪僅以不至如伊川之訶光庭為幸亦緣此恃知大指庶幾不謬於先生誋今之讀是書者信先生因之不疑愚陋而生眩瞀或並累及

他友之所聞故為書其後雍正癸丑立秋日下相

受業徐用錫

榕村語錄卷三十